

# 汉代墓室 壁画研究

黄佩贤 著

考古新视野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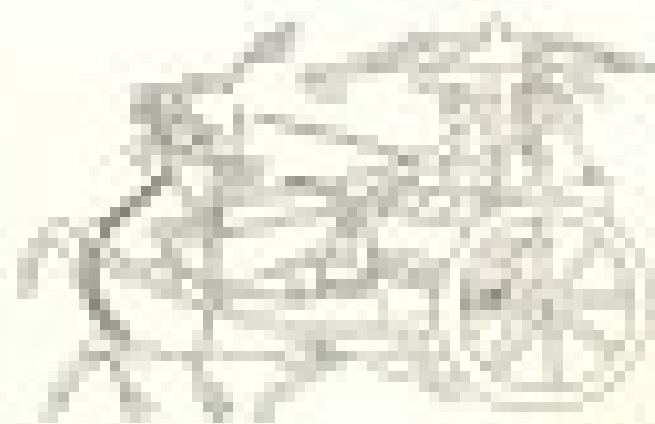


文物出版社

# 汉代墓室 壁画研究

◎ 中国考古学百年学术论衡

◎ 中国考古学百年学术论衡



◎ 中国考古学百年学术论衡

考 古 新 视 野 丛 书

---

# 汉代墓室壁画研究

---

◎ 黄佩贤 著

---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力

责任印制:梁秋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墓室壁画研究/黄佩贤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8. 11

(考古新视野丛书)

ISBN 978-7-5010-2544-2

I. 汉... II 黄... III. 汉墓-墓室壁画-美术考古-研究  
IV. K879.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5694 号

## 汉代墓室壁画研究

黄佩贤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印张:10.625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2544-2 定价:35.00 元

## 内容提要

本论文的题目是《汉代墓室壁画研究》，研究对象是两汉时期的墓室壁画。“壁画”一词，广义来说泛指以任何工具和技法绘制于建筑物墙壁面上的画像，狭义来说专指以笔和墨及各色颜料之类绘画于建筑物墙壁面上的画像。中国考古学对“壁画”的研究，主要采其狭义的解释。汉代墓室内的墨笔彩绘画像，与画像石、画像砖、石棺画以及其它器物表面的画像等，各有相当数量的遗存，各有定名，也各自成为独立的研究门类。本论文是对汉代墓室壁画的考古学综合研究。研究方法是对中国各地出土的数十座汉代壁画墓标本进行收集、分类、排列、整理、比较、分析，探讨从西汉到东汉时期，壁画墓及墓室壁画的发展状况，重点研究墓室壁画在汉代表葬文化中的功能与意义。

第一章，综述汉代墓室壁画自 20 世纪初的发现和概况。汉代墓室壁画的考古发现方面，以 1949 年为分界线，作前、后两个阶段分述，重点整理建国以来的主要收获。汉代墓室壁画的研究方面，将 20 世纪初迄今，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大致分为 3 个时期：初始期、开展和巩固期、发展期，并分析各个时期研究的特点、变化与进展。第二章，是对汉代壁画墓的分区分期研究。其第一部份（第一及第二节）是汉代壁画墓分区分期的理论基础，以及其与人文地理风俗与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第二部份（第三节）将收集到的各

个主要墓葬的出土资料,按整理出的6个主要壁画墓区和4个时期,用图表的形式进行排列、整理;然后再对各区各期墓葬的形制与结构规模、壁画的布置与题材内容、壁画制法、随葬品与墓主身份等级等各方面,进行初步的比较和分析;第三部份(第四节)是汉代各区各期壁画墓与画像砖石墓的联系,简述两者在墓葬地域、年代、装饰方法、墓主身份等级等方面的异同。第三章,分析汉代壁画墓的形制和壁画内容的前后期变化情况。其第一部份阐述汉代壁画墓的出现,与墓葬形制从竖穴土坑形式到横穴式室墓的发展的关系,以及壁画墓的建材和壁画的制作方法等问题;第二部份将墓室壁画的题材内容分为天象、升仙、神话、祥瑞,御凶与驱邪逐疫,经史人物与故事,生平经历与现世生活共4大类别,加以论述,探讨壁画题材内容的前后期变化。第四章,以汉代墓室壁画和其它考古出土的图像文物为本,结合其它相关的文字和文献资料,从考古学的角度去探讨汉代人对于天、对生死、对鬼神等的看法,并总结墓室壁画在汉代丧葬文化中的功能。

前人对汉代墓室壁画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个别壁画墓的研究、以及壁画图像的释读和文化内涵等方面,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关于汉代壁画墓或墓室壁画的全面和综合性考古学研究著作。本论文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对现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更系统化、更全面的整理和分析,采用一个综合性的新角度,探讨和总结了墓室壁画在汉代丧葬文化中的角色与地位。

## 目 录

第一章	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 1 )
一	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	( 1 )
二	汉代墓室壁画的研究回顾	( 5 )
第二章	汉代壁画墓的分区与分期研究	( 29 )
一	汉代壁画墓的分区总论	( 29 )
二	汉代壁画墓的分期总论	( 38 )
三	汉代各区各期的主要壁画墓	( 41 )
四	汉代各区各期壁画墓与画像砖石墓的联系	( 131 )
甲	地域、年代、装饰方法	( 131 )
乙	墓葬主人的身份等级	( 140 )
第三章	汉代壁画墓的形制与内容变化	( 174 )
一	汉代壁画墓与壁画制作	( 174 )
甲	汉代壁画墓的形制	( 174 )
乙	汉代壁画墓的建材和壁画的制作	( 185 )
二	汉代壁画墓图像的题材内容及前后期变化	( 191 )
甲	天象、升仙、神话与祥瑞	( 192 )
乙	御凶与驱邪逐疫	( 204 )
丙	经史人物与故事	( 210 )

丁 生平经历与现世生活 .....	(214)
三 汉代墓室壁画图像及其位置的关系 .....	(227)
<b>第四章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丧葬文化 .....</b>	<b>(245)</b>
一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人的思想观念 .....	(245)
甲 敬天思想与生死观 .....	(245)
乙 死后世界与鬼神观 .....	(254)
二 汉代墓室壁画在丧葬中的地位 .....	(263)
<b>结 语 .....</b>	<b>(288)</b>
<b>参考文献 .....</b>	<b>(292)</b>
<b>后 记 .....</b>	<b>(329)</b>



## 第一章 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 一 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

就现在所见资料,中国古代墓室壁画流行于两汉,并一直沿用至明清时期。作为沿袭久远的墓葬建筑装饰方式,汉代的墓室壁画不只为其先声,也具有代表意义和研究价值。20世纪中国汉代壁画墓的发现,与中国古代壁画墓的发现同步,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分界,前后各有近五十年。在1949年以前的五十年,中国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大部分的内容是外国人所作,其中以日本人的影响力较大,调查项目也多由外国出资,调查范围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的部分地区。在1949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自主进行科学考古调查和发掘,发掘范围扩大,收获渐丰,其中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和河北地区发现的汉代壁画墓最具代表性。

首先进入中国的外国考古学者是日本人鸟居龙藏(1870—1953年),他于1895年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在辽东半岛进行考古调查,首次确定辽阳汉墓的性质。中国东北辽东地区,是最先进行壁画墓考古学调查并有重要发现的地区之一。东汉末年,中原战乱,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一方,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始,直至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为司马氏所灭,统治辽东地区长达五十年。在中原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都受到极

大破坏时,辽东地区相对稳定,也承袭承汉代的文化传统。辽阳作为辽东郡首府,为公孙氏政权统治和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这是辽东地区遗存有丰富的汉魏壁画墓的主要原因,亦为田野调查提供了基本的条件。日俄战争后,乌居龙藏又曾于1905至1941年间四次进入中国进行考古调查,考察范围包括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乌居氏曾考察的这些地区大致就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做重点考古发掘的区域,其发掘工作持续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最大的收获是壁画墓,共发掘汉魏壁画墓6座:1918年,滨田耕作主持发掘旅顺刁家屯汉墓<sup>[1]</sup>;1918年,辽阳太子河畔迎水寺一座大型石室壁画墓被发现,1919-1920年,八木奘三郎、冢本靖分别对其进行了调查<sup>[2]</sup>;1931年,内藤宽、森修等人主持发掘辽宁大连金县营城子汉墓<sup>[3]</sup>;1942年,原田淑人主持发掘辽阳南林子壁画墓<sup>[4]</sup>;1943年,驹井和爱主持发掘辽阳北园1号壁画墓<sup>[5]</sup>;1944年发现、1949年发掘辽阳棒台子屯1号壁画墓<sup>[6]</sup>。中国学者黄文弼曾参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至1933年间在新疆吐鲁番等地进行调查发掘,并主持了晋唐壁画墓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虽然这批壁画墓不属于汉代。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参与古代壁画墓的考古发掘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颁令保护古代文物,恢复了战争期间曾一度中断的田野发掘及考古工作,全国各省市县纷纷成立博物馆和专门的考古机构,进行文物保护和清理工作。外国学者早期发现的辽阳地区汉魏壁画墓、集安高句丽壁画墓和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唐壁画墓,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40年代中期始,中国学者继续在东北及新疆地区自主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东北博物馆及辽阳市博物馆陆续主持了多座壁画墓的发掘工作,包括辽阳棒台子屯<sup>[7]</sup>、三道壕<sup>[8]</sup>、北园<sup>[9]</sup>等地发现的汉魏壁画墓群,以及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多座十六国和唐代壁画墓。东北辽阳地区的新发现,对汉代壁画墓的研究有特别的意义;它们一

方面丰富了辽阳地区汉魏壁画墓的考古资料,同时也推进了汉代壁画墓的分区和分期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汉代壁画墓的考古发掘陆续有收获,共计数十座,虽然在迄今已出土的数以万计的两汉墓葬中只属少数,但其分布地域却相当广泛。根据贺西林的整理计算,自20世纪50年代至世纪末,见于发掘报告、简报等的汉代壁画墓共50座:其中50年代发掘12座,包括河南洛阳烧沟61号汉墓、河北望都所药村1号和2号壁画墓、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墓、辽宁辽阳棒台子屯2号壁画墓、辽阳北园2号壁画墓、辽阳南雪梅村壁画墓、辽阳鹅房1号壁画墓、内蒙古托克托壁画墓、甘肃酒泉下河清1号壁画墓、山东梁山后银山壁画墓、江苏徐州黄山陇壁画墓;60年代发掘3座,包括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壁画墓、密县后士郭1号和2号壁画墓;70年代发掘9座,包括河南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密县后士郭3号壁画墓、河北安平逯家庄壁画墓、陕西千阳县壁画墓、辽宁辽阳三道壕3号壁画墓、内蒙古新店子和林格尔壁画墓、安徽亳县董园村1号和2号壁画墓;80年代发掘15座,包括河南永成柿园梁王壁画墓、洛阳金谷园东汉壁画墓、洛阳北郊石油站壁画墓、洛阳西工壁画墓、偃师杏园村壁画墓、新安铁塔山壁画墓、山西夏县王村壁画墓、陕西西安交通大学附小壁画墓、西安曲江池1号壁画墓、咸阳龚家湾1号壁画墓、辽宁辽阳北园3号壁画墓、辽阳旧城东门里壁画墓、甘肃武威韩佐五坝山壁画墓、武威磨嘴子壁画墓、山东济南青龙山壁画墓;90年代发掘11座,包括河南洛阳浅井头壁画墓、洛阳东郊机工厂壁画墓、洛阳第3850号壁画墓、洛阳朱村壁画墓、荥阳茆村壁画墓、偃师辛村壁画墓、内蒙古鄂托克凤凰山1号壁画墓、包头张龙圪旦1号壁画墓、甘肃民乐八挂营1、2、3号壁画墓<sup>[10]</sup>。贺西林的统计并不完整,已经出土而没有被统计在内的壁画墓尚有:50年代清理的辽宁辽阳三道壕窑厂第四现场壁画墓(车骑墓)<sup>[11]</sup>、辽阳三道壕窑厂第二现场令支令张君

墓<sup>[12]</sup>、辽阳三道壕 1 号和 2 号壁画墓<sup>[13]</sup>、80 年代出土的内蒙古包头召湾 51 号墓<sup>[14]</sup>、90 年代出土的辽宁辽阳南环街墓<sup>[15]</sup>、山西永济上村墓<sup>[16]</sup>，再加上 21 世纪以来最少有 8 处的新发现，包括 2000 年发现的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东汉壁画墓<sup>[17]</sup>、2001 年发现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巴音格尔村两座汉墓<sup>[18]</sup>、2002 年发现的四川三台县郪江镇柏林坡 1 号石刻彩绘壁画崖墓和中江县民主乡塔梁子 3 号石刻彩绘壁画墓<sup>[19]</sup>、2003 年发现的河南洛阳尹屯新莽壁画墓<sup>[20]</sup>和陕西定边郝滩 1 号东汉壁画墓<sup>[21]</sup>、2004 年发现的陕西西安理工大学 1 号西汉壁画墓<sup>[22]</sup>、2005 年发现的陕西靖边杨桥畔 1 号东汉壁画墓<sup>[23]</sup>、2007 年 10 月被发现的山东东平县老物资局院壁画墓<sup>[24]</sup>等。总之，20 世纪 50 年代迄今发现的汉代壁画墓的总数，应该不少于 70 座。这个统计还未包括其它少数饰有简单几何或装饰图案的汉墓，例如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sup>[25]</sup>、河北景县大代庄东汉墓<sup>[26]</sup>等。

这批汉代壁画墓中，以洛阳地区出土者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数量为各区之冠，原因之二是其年代涵盖自西汉至东汉晚期。洛阳地区经科学考古发掘并发表有考古报告的汉代壁画墓有 10 余座，分布在今偃师、洛阳和新安范围内，亦即汉代的河南郡、洛阳县、河南县，以及东汉都城雒阳境内。早于 20 世纪初，已经有大批国内外古董商人活跃于洛阳地区，盗墓和走私文物成风，对壁画墓造成很大的破坏。当时被盗往国外的壁画墓，确知的就有洛阳八里台西汉墓。1916 年，八里台墓的一堵由五块空心砖拼砌成的梯形壁画山墙被拆卸出来，上海商人收购后再辗转将它盗卖出国；1925 年，古董商人卢芹斋(C. T. Loo)经拍卖得到的这组文物后，转赠给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收藏至今<sup>[27]</sup>。50 年代以后，盗墓之风受到遏制，中国学者对洛阳汉代壁画墓进行科学调查和发掘，得到很大收获；洛阳烧沟村、金谷园村附近的陇海铁路两侧几公里范围是汉代壁画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洛阳地区迄今已发掘的壁画墓

中,年代最早的属西汉晚期,包括卜千秋墓、浅井头墓和烧沟 61 号墓;年代最晚的属东汉晚至曹魏时期,只有朱村墓一个例子。由于全国出土的西汉和新莽时期的壁画墓数量很少,洛阳地区出土的西汉和新莽时期例子,对研究汉代早期壁画尤其重要。

## 二 汉代墓室壁画的研究回顾

中国古代墓室壁画兴起于西汉早期,盛于东汉,墓主人的身份跨越阶层,当中有诸侯王、不同级别的官吏和平民等。汉代统治者提倡孝道,东汉并且实行察举孝廉制度,厚葬的风气越来越浓烈,除了出现有更多形制复杂、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外,采用壁画装饰墓室的风气也越来越盛行。研究汉代的墓室壁画,有助于了解汉代的物质文化和丧葬观念等,因此研究者络绎不绝。

汉代壁画墓属于汉代墓葬,它是汉墓的一个形式、一个部分,其研究不能脱离于汉墓的研究。因此在回顾汉代壁画墓或墓室壁画的研究前,首先简要地总结汉墓考古的研究成果。1952~195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化局等单位从河南洛阳烧沟村发掘清理出 225 座墓,其年代从西汉中期延续至东汉晚期。1959 年出版的《洛阳烧沟汉墓》报告<sup>[28]</sup>,根据墓室结构和随葬陶器、铜器等的组合,将出土的墓葬分为 6 期,其中西汉 3 期、东汉 3 期,为中原地区汉墓(包括汉代壁画墓)的编年提供可资借鉴的标尺。这是汉墓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至今仍然被海内外汉墓研究者公认为最可靠的汉墓编年工具书。1981 年出版的《广州汉墓》报告<sup>[29]</sup>,也采用与《洛阳烧沟汉墓》相近的依据,将广州地区出土的墓葬排列、分期。黄晓芬 2003 年出版的《汉墓的考古学研究》<sup>[30]</sup>,以《洛阳烧沟汉墓》和《广州汉墓》的成果为基础,利用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为主轴,开展基础考察和分析,对汉墓作全面性研究。由于近年成书,收纳的资料相对齐备,涵盖面较广泛,将汉代的横穴式室墓的发展分为椁内开通、向外界开放、祭祀

空间的确立 3 个阶段,将汉墓形制的变化整理出一个较清晰的脉络。

汉代墓室壁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一、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40 年代(初始期),二、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开展和巩固期),三、20 世纪 90 年代迄今(发展期)。

### 第一期(初始期):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40 年代

这期间,日本学者主持发掘东汉至汉魏时期的壁画墓共 6 座,考古报告或相关资料包括《辽阳发见の壁画古坟》<sup>[31]</sup>、《辽阳太子河附近の壁画わる古坟》<sup>[32]</sup>、《辽阳发现の汉代坟墓》<sup>[33]</sup>、《辽阳附近の壁画古坟》<sup>[34]</sup>、《营城子——前牧城驿附近の汉代壁画砖墓》<sup>[35]</sup>、《辽阳南林子壁画の古坟》<sup>[36]</sup>、《最近发见にかかると辽阳の汉代古坟》<sup>[37]</sup>等。其中,《营城子——前牧城驿附近の汉代壁画砖墓》对遗迹状况、墓葬形制和结构、随葬品种类及其出土状态等,都有相对详细的记录,除解说文字外,墓葬和所有出土随葬器物都附有线图、照片等,书后并附有两篇相关的文章——滨田耕作《汉代绘画に就いて》<sup>[38]</sup>、水野清一《营城子古坟の壁画に就いて》<sup>[39]</sup>。滨田耕作的文章,是作者在东京国华社的演讲稿,文中介绍营城子汉墓的壁画图像,将之与当时可知的汉代漆器、彩篋上的画像等作比较,从美术史的角度看汉代绘画成就。水野清一的文章,原是作者对滨田耕作提出的一些相关问题的回应,作者书之为文发表,内容是作者对营城子汉墓中个别壁画图像的意义的看法。

1934 年,贺昌群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发表《三种汉画之发现》一文,介绍流失海外的著名洛阳八里台汉墓壁画,这是中国学者研究汉墓壁画之始。1947 年,李文信发表的《辽阳北园壁画古墓记略》<sup>[40]</sup>,是辽阳部分壁画墓的调查简报,当中对北园 1 号壁画墓的墓形结构、壁画内容、技法用料等各方面都有较清晰完整的记述。这期间美国学者费慰梅(Wilma Fairbank)发表《一个理解汉代

壁画艺术的要诀》(1942年)<sup>[41]</sup>,文中所指的“壁画”主要是祠堂上的石刻画像,并非墨笔彩绘的画像。费慰梅是从事中国艺术及考古研究的西方先驱者之一,长期致力在学术上对山东嘉祥武梁祠等墓祠建筑及其石刻画像进行复原研究,使大家关注到墓祠的不同装饰体系及其所在场景,为后代对汉墓建筑及装饰结构的研究奠下基础。

总括这时期汉代壁画墓的出土及研究情况,地域上主要集中在东北辽阳地区,日本学者是主要的参与者,他们发掘了个别的墓葬,并开始对这个课题进行分析,中国和西方学者的参与很有限。中国学者在这期间发表的报告或文章只有两篇,主要原因是在战乱中,日本人反而比中国人容易掌握到辽阳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出土资料。当年日本人只对个别的墓葬进行发掘,可作比较的资料和可供借鉴的发掘经验相对较少,对整个地区汉墓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形成研究上很大的局限性。另外,发掘报告为早年出版,当年器材和技术相对缺乏,错失难免,而事实上报告内的许多结论,到今天多已被修正。虽然如此,这些日本学者也有其成绩。辽阳地区早年发现的汉代壁画墓,大部分或已回填、或已损毁、又或在天灾人祸或其它种种原因下不可再见;日本学者早期用文字和图片形式留下的考古资料,成为后来研究者的依据。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的文章,前者是演讲稿,后者是两人讨论的文字版,都是在资料介绍的基础上,发表一些初步的个人见解,不属于学术论文;费慰梅的文章虽然是专题式的学术论文,但文中谈及的“壁画”主要是墓祠上的石刻,而并非以彩绘墨笔绘制的墓室壁画。因此直至20世纪40年代,是汉代墓室壁画研究的初始期;这时期主要是对考古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无论中国、日本或西方的学者,都还没有正式开展对汉代墓室壁画的专题研究,真正的学术性研究,可以说尚未开始。

## 第二期(开展和巩固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专家陆续发掘清理许多两汉墓葬,其中一部分是壁画墓,可供研究的个案增多。本文探讨的70座两汉壁画墓中,这一期间内发现清理的多达43座(详见第二章“汉代壁画墓的分区分期表”),出版的考古报告或较重要的简报包括《望都汉墓壁画》(1955年)<sup>[42]</sup>、《望都二号汉墓壁画》(1959年)<sup>[43]</sup>、《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1964年)<sup>[44]</sup>、《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1972)<sup>[45]</sup>、《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1974年)与《和林格尔汉墓壁画》(1978年)<sup>[46]</sup>、《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1977)<sup>[47]</sup>、《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1985)<sup>[48]</sup>、《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壁画墓》(1985)<sup>[49]</sup>等。这些报告提供相对完整的考古和图版资料,成为其后各方面学术性研究的依据。

《辽宁北园墓汉代壁画》(1954年)<sup>[50]</sup>由费慰梅(Wilma Fairbank)与北野正男合作写成,标题看似为考古报告,但其实是以1943年发掘的北园壁画墓及李文信撰写的报告<sup>[51]</sup>为基础,对墓葬的年代、墓形结构、壁画图像等进行对比研究的论著,重点并不在于记录考古资料,而较倾向于对资料的分析和研究。《望都汉墓壁画》(1955年)和《望都二号汉墓》(1959年)两发掘报告成书较早,基于早年在器材、技术等方面的局限,报告版面和内里图片等较粗糙,但作为我国出版的专著式考古报告的先声,有其重要性。河北望都两墓由于墓葬规模大、等级较高、又有丰富的随葬品遗存,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纷纷发表相关的论文,例如李文信专研壁画的内容,林树中、何直刚、周萼生关注到壁画的年代及墓主人身份等问题,陈直主要就壁画榜题进行考释等<sup>[52]</sup>。1972年发掘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规模大,壁画的题材内容包罗广泛,保存丰富的东汉社会资料,曾经是另一处汉墓壁画的研究热点。研究者分别就壁画墓的年代、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与一些古建筑状况、历



史地理问题、榜题的解释和个别的题材内容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其中较重要的专题论文包括金维诺《和格林尔东汉壁画墓年代的探索》、吴荣曾《和格林尔汉墓壁画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罗哲文《和格林尔汉墓壁画中所见的一些古建筑》、黄盛璋《和格林尔汉墓壁画与历史地理问题》、陈直《和格林尔东汉大墓壁画题字考释》、夏超雄《和格林尔汉墓壁画庄园图和属吏图探讨》、布(Annaliese G. Bulling)的《和格林尔东汉墓》(1977 - 78年)<sup>[53]</sup>等。

洛阳烧沟 61 号和卜千秋两墓，壁画内容属前所未见，年代方面也属当时少见的西汉时期例子，报告发表后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学者们对两墓内的壁画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报告将洛阳烧沟 61 号墓的墓顶星辰图释为“天汉图”<sup>[54]</sup>、夏鼐则释之为“日月五宫星象图”<sup>[55]</sup>、郭沫若的“苛政猛于虎”和“鸿门宴”说<sup>[56]</sup>、孙作云研究卜千秋墓后提出的“升仙图”<sup>[57]</sup>和“大雉图”说<sup>[58]</sup>等。这些争论的过程吸引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参与讨论的人数众多，讨论的重点逐渐由题材的考释扩展到了图像学研究。这些专题论文，主要是采用文献对考古图像进行考释，在方法学的意义上，对汉代墓室壁画图像，以及其他汉墓图像的研究有所启发，例如日本学者驹井和爱的《中国汉代之神像》(1974)<sup>[59]</sup>，尝试通过汉墓出土的文物和图像，再结合文献，对羽人、西王母、玄武、麒麟等仙人神兽形象进行分析，探讨汉代人的神仙世界。

遗址与遗物的各式图表、图版、照片等资料，对考古和艺术等方面研究的重要性不亚于文字资料。早年刊于期刊内的考古报告，由于篇幅、技术和制作成本的种种限制，通常图版的数量不多、素质也不佳，研究者要得到汉壁画墓和墓内壁画的图像资料，只能等待专著式的考古报告或图册的出版。这时期出版了数本汉代壁画墓的图册。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汉唐壁画》(1974年)<sup>[60]</sup>是汉唐两朝部分壁画的图录，其中汉代壁画部分，收入的例子有河南